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醒夢駢言 第十一回 聯新句山盟海誓 詠舊詞璧合珠還

錦衾繡幕鷓鴣盟，恩愛海般深。但願百年常沒事，夫和婦共樂晨昏。誰料漁陽鼙鼓，害他鳳拆鸞分。一時兵亂共狂奔，已自苦零丁。更有姦宄萌惡念，弄得人九死一生。不是老天默佑，怎能缺月重盈。

亂離時世，弄得人家七顛八倒，這原是一個大劫數。但其間也看人的是非邪正。

奸惡之徒，天才降他災禍，在那劫內勾決了；若是善良的，不過受些磨折，卻還不到厲害。

明朝崇禎年間，河南開封府儀封縣地方，有一個人，姓宋名大中。父親宋倬喈，母親翁氏。只生下他一個。祖上也是讀書的，傳下家業，雖不厚，也還將就過活。

宋大中到了二十歲，宋倬喈與他娶一房媳婦，是同縣史秀才的女兒，小名喚做辛娘。辛娘生得如花朵一般，十分嬌美，小夫妻兩個，恩愛異常。

那宋大中的學問，頗算通透，卻年當弱冠，還未能拾取一領青衿，心中氣悶。辛娘勸慰道：「如今世道不好，仕宦的也可怕，若不過要做個把秀才。你正在青年，何必這般性急。」宋大中聽說，稍稍開懷。

那時外面流賊正盛，每到一處，不知殺害多少性命，拆散多少至親骨肉。辛娘在閨中曉得了，偶然對丈夫道：「我和你十分過得好，倘然流賊殺來，把你我分散，你卻怎樣？」

宋大中正拿了一管筆，在張廢紙上隨意揮灑，便寫下七個字道：

男兒志節惟思義

辛娘看了這幾字，他是從小兒史秀才教他讀書，有些文理的，便也取枝筆來，去那紙上寫一句道：

女子功名只守貞

宋大中見了喜道：「這兩句卻是絕對。我和你都要做義夫節婦哩。」這也不過閒暇時節作要的話。不道竟成讖語。那駢對句，又做了夫婦重圓的照會。

一日，夫妻兩個正在說閒話，聽得街坊上沸反的道：「流賊來了。」兩個著了急，去喚底下人時，沒一個答應，已都逃散。幸得自家一乘四輪車，因這日有事，要出遠，預先把四頭牲口駕好了的，連忙收拾些細軟，扶了父母和妻子，上車，出門逃難。

只見那些人，就像打下了窠的蜂兒一般，向著東邊亂走，只恨少生了兩隻腳。看後面時，遠遠地聽得炮聲不絕，想是和官軍在那裡廝殺。父母子媳四人，走到天晚，思量尋個地方歇息，卻聽見後邊逃上來的道：「流賊打敗了官軍，又殺來了。」便只得再連夜奔逃。

看看將近徐州地面，方才略放了心。四人在車上商量道：「如今中州地面，都做了賊人出沒去處，有些住不得。不如到徐州，搭了船，往南直去，尋些活計罷。」

正在車上趕路，見一個二十多歲的後生，和一個少年婦人，也坐著乘車子，雜在人叢裡逃。兩乘車子同下了個坡，便一字般並著走。

那後生先開口問宋大中姓名籍貫，宋大中一一回答了，並又告他要往南直意思。只見那後生滿面笑容道：「這般甚妙，正好路上作伴。在下是揚州人，姓李，排行十三，同房下來亳州生理。如今遇了流賊，也正要去。我們到徐州，同寫一隻船，價錢也兩省些，又不寂寞，可不是好？」宋大中聽了大喜，便對他父母道：「恰好有個同路去的伴，倒也湊巧。」

辛娘卻扯著丈夫衣袖，輕輕的道：「我看這人生下一雙賊眼，又只管來瞧我，不知道他是怎樣心理，不要和他們同船的好。」

宋大中想了想，道：「不妨。他自己現帶著少年妻子，未必是歹人。想也怕路上難走，約我們作伴。我們到那地脈生疏去處，也少不得他們哩。」辛娘見說，也便不再去阻丈夫。

看官，這宋大中一家逃出門時，心慌意亂，未曾走下主意，就要南直去的，因此投徐州那條路上來。這李十三既在亳州生理，要回揚州，自有徑路，緣何也走起徐州來？不知他原是江湖上做那徐太爺沒本錢生意的，家裡倒真在南京，常來徐州近側，探看有些油水的客商，要走水路時，誘去裝了他伙伴的船行事。也怕人家要疑心，新近帶了老婆同走。

這番卻不看想什麼財物，只因見了辛娘美貌，便起謀心，詐稱是揚州人，借口繞道亳州回去。宋家父子一時那裡識得出他破綻來，當下回到徐州，李十三便去埠上，看了一隻大些的船，幫宋家父子搬運行李。又把車子、牲口去倒換些錢交他們。勞碌得汗流如雨，看他連飯都沒工夫吃。

下了船讓前中兩倉與他們，自己和那婦人縮在後倉。宋家父子要讓他們前面來，李十三隻是不肯，宋家父子倒好生過意不去。

那李十三老婆是王氏，也略有些姿色，性格又柔順的，與辛娘極說得來。

宋家父子見李十三在船上與那舵公水手，說說笑笑，好似一向熟識的親眷，也只知道是他慣走江湖的那籠絡人頭套子。

不一日過了黃河，來到清江浦地方，把船停泊在一個僻靜去處，天色已晚，那輪明月升起來，四望都是蘆灘，不見一些人。

李十三在船頭上，招他父子出艙玩月。兩個才出得艙門，李十三乘宋大中不備，先推落水。那裡的水，是從黃河中灌進來，十分湍急，早已隨波逐浪去了。宋倬喈正要叫喊，一個水手提起篙子，把他一點，又早落水。那翁氏在艙裡聽見了些聲息，走出艙來探看，也被李十三推落了水。李十三方才發起喊來要放筏子過去撈救，卻並不著緊，眼見得不濟事的了。

原來翁氏出艙時，辛娘在後面，親看見是李十三推落水，害卻三命，單留下他一個，早猜到奸人肺腑，卻假認做真個自己溺死，但哭道：「我一家都死盡了，卻叫我怎地獨活。」

李十三勸道：「娘子不必再哭，這是大數，哭也無益。我一時間同你公婆、丈夫南來，就像至戚一般，難道看你無依無靠不成。我家裡新遷在南京，不瞞你說，倒也廣有田園，盡可過活。你同我那裡去，我供養你到老，還你足衣足食便了。」

辛娘收淚謝道：「若得這般，倒極承美意了。」

李十三見他不甚悲傷，肯從自己南去，心中好不快活。又安慰了幾句，夜已深了，合船俱各安睡。李十三卻又撬開前倉門來，走進去勾住了辛娘肩頭求歡。

辛娘連忙推開，只說道：「我既肯從你過活，這身體怕不憑你作主。但是現在懷孕，你且饒我，自去別處睡罷。」

李十三不好便去逼他，只得由他自睡，自己仍去和王氏同宿。

辛娘這夜那曾合眼，但聽得蘆灘上風聲，船下水聲，心中悲切，又不敢哭。那夜淚足足下了幾萬滴。

約到半夜，聽見後艙裡夫妻兩個鬧起來，不曉得是什麼緣故。但聞王氏罵道：「你這般昧良心的作為，只怕官府被你瞞過，天卻容你不得。即刻雷公電母來打死你了。」

又聽見像李十三打王氏，王氏越罵道：「你索性打死了我。我情願死，不情願做你那殺人賊的老婆。」

又聽見李十三恨恨之聲，像拖了王氏，走出艙去。又聽得「骨董」的一聲，便滿船嚷起來道：「那個落水了？」又聽見李十三

和船上水手人等，假意打撈，鬼混了一回，方才都歇息了。

原來那王氏，倒是個好女子，李十三新娶在家，便帶他出門，還不曾曉得丈夫是慣做這般貪財好色、放火殺人的行業。這夜李十三去誇張謀占辛娘的手段與他聽，王氏方曉得嫁了匪人，十分懊恨。因此鬧起來，也被李十三推落了水。

次早開船南去，於路無話。不一日到了南京。李十三來在城中鈔庫街上，便僱只小船，載辛娘進了水西門，來到家中，引去見他母親楊氏。

楊氏只道兒子同媳婦回來，看見另又是一人，便問李十三：「我那媳婦呢？」

李十三道：「在清江浦溺水死了，這是另娶回來的。」

楊氏歎息了幾聲，辛娘也不分辯。李十三便拉他同拜了楊氏幾拜。

李十三見辛娘肯認做他妻子，骨頭輕得沒四兩重，倒懊悔在船上時，不再去纏他求合，白白打熬了幾夜寂寞。

當下巴不得晚，卻怪那輪紅日，像偏偏這天起來了不肯下去。日光才沒，便追家裡點燈。又連次催辛娘進房。

辛娘到房中去，李十三便閉上房門，來扯他上牀去，要幹那事。辛娘把手推開笑道：「虧你二十多歲的男子漢，還不理會做夫妻規矩。鄉下人合疊，也須是幾杯薄酒漿，吃得糊塗了，方好成親。似這般清清醒醒的，像什麼樣子。」

李十三也笑道：「娘子說得不錯，我倒忘記了。」便開門出去。叫家人備了酒肴，搬進房來，和辛娘對坐了吃。

辛娘捧著酒壺，殷勤勸地勸。李十三心中快活，開懷暢飲，漸漸醉了，推辭道：「我吃不得了。」辛娘那裡肯聽，又拿一隻大碗，斟得滿滿的，含著笑去勸他。

李十三不好堅拒，只得又接來做幾口吃完。吃得醅醅大醉，眼都合將下來，脫了衣裳，先去倒在牀上，催促辛娘也睡。

辛娘故意揜延，收拾了杯壺器皿，吹滅了火，只說要淨手，出房去到廚下，拿了把廚刀，回進房來。走到牀邊，黑暗裡伸左手去摸那李十三脖頸。

李十三還捧住了那條臂膊，道聲：「好嫩滑。」早被辛娘照著項上，用力切下一刀，卻切不死，李十三痛極了，直坐起來喊道：「做什麼？」辛娘又用力一刀砍去。李十三倒在牀上，聲息俱無。辛娘又瞎七瞎八亂砍了幾刀，去摸他時，頭已不在頸上。

那楊氏的房就在間壁，睡夢中聽得叫喊，驚了醒來，卻不喊了，像在那裡砍什麼東西。放心不下，披了衣服走過來。

見那房門還開著，卻沒有火。問道：「你們為什麼房門都不閉了睡？方才喊甚的？」嘴裡說，兩隻腳便走入去。

辛娘聽見楊氏來，心中道：正好，這老畜生平日間不曉得管兒子，放出去害人，我也殺他一家。

便回身把刀劈面砍來，卻砍低了些，砍著胸脯。楊氏嚷道：「怎便打起我來。」

楊氏暗中不見，還只道誰打他。那刀砍得勢重，把肋骨都砍斷了幾根。楊氏喊得那一句，就便跌倒暈去。

辛娘又去地上，摸著他頭，連砍幾刀，也砍下來。

那李十三有個兄弟李十四，睡在前面。聽見楊氏叫喊，便趕進來。他家有幾個丫頭小使，也都走起。李十四見裡面沒火，又回了出去。

辛娘怕人多了敵不過，原是打料死的，便把刀來自己頸上亂割。那刀連殺兩個人，卷了口，割不入去。又見眾人將次要來，心下著忙，便奔出去，開了前門走。

恰遇著李十四，取了火進來，還不知道是什麼緣故，也回身追出去。那些丫頭、小使倒丟了裡面，都趕出來看。

前門正臨著秦淮河。辛娘到湖邊，湧身一跳，早下水去。李十四忙呼眾鄉鄰，相幫救起，卻已死了。

李十四見死屍身上，都是血跡，又不見他母親、哥哥出來，便和眾人同入內去，來到李十三房中。見他母親殺死在地，哥子也殺在牀上，驚得呆了。

眾人見桌上一個紙封兒，去拆開來看，有識字的念道：

妾中州史氏，小字辛娘。生十八，而歸同邑宋大中。薄命不長，遭逢世變。奉翁姑而東走，由徐邳以南遷，固將舍彼亂邦，投茲樂土。詎意奸人伺隙，毒手橫施，非因財以起念，實見色而生心。既擠我夫於巨澤，復傾二老於洪波。一門俱已沒矣，賤妾獨何生為。顧念仇仇猶在，泉壤難甘，用忍須臾之死，以快報復之懷。仁人君子，幸鑒妾心。

原來這一紙，是辛娘在船裡時便寫下的。當下眾人都贊歎道：「天下難得有這樣烈性女子，真個是謝小娥再世了。」

再到辛娘身上去搜檢，見裡面衣褲，都用針線密密縫著。又知道是未被奸賊玷污的。大家贊個不住。

李十四見殺了他母親、哥哥，也要把辛娘屍首殘害。卻是眾人不依，就連夜扛抬去，寄在尼庵裡。

天明瞭，合城的人都來觀看，贊辛娘面色，猶如活的一般。大家歎異，跪下去禮拜。施捨錢財與他殯葬的，一個早上就有上百銀子。做頭的替他辦些金珠首飾，插戴了棺。抬會葬在鍾山腳下。好事的又做些歪詩來贊他的貞烈，這且不題。

卻說宋大中，那日被李十三推下了水，隨著滾滾的波流淌去，卻撞著了一株枯樹，是上水頭衝下來的。便用手攀住，昂起頭來，嘔出了些吃下的水，順水勢打去，天明到了淮安。

有一隻小船看見，忙撐過去，救了起來。原來這小船，是本地一個財主，喚做陳仲文，老年得了個兒子，特在這急水湖裡設下救生船做好事，保輔小孩長大的。

宋大中間得明白，便到陳仲文處去拜謝。陳仲文見是異鄉人，避亂下來，卻又遇著匪人謀害，推他落水，十分憐憫，叫人把衣服與他換，又暖酒來壓驚。宋大中不勝感謝。

陳仲文的老來子，已有八歲，家中請位教書先生，新近死了，這缺還未曾有人補。當下見宋大中言談溫雅，是個舊家子弟，便要留在家做西席。一來憐他漂泊無依，二來要緊與兒子讀書，也是一事兩合。

當下宋大中卻推辭道：「晚生蒙老丈救了性命，又要收留課讀，極承盛情。但晚生雖得再生，未曉父母妻子信息，放心不下，還要去沿途打聽。倒只好虛老丈的美意了。」陳仲文見說，也不好強他。

正閒話間，見外面來報道：「撈得兩個老人，一男一女，都是死的。」

大中也疑心是他父母，忙走出去看，不道果然，哭倒在地。陳仲文叫人扶他起來，勸慰了一番。

陳仲文既行這善事，那棺木也現成有在家中的，便揀兩副木料好的，替宋大中收殮父母。

宋大中正心中悲傷，又聽見報道：「撈救得個少年婦人，卻未曾死，說某人是他丈夫。」

宋大中又吃一驚，正要走出去，那婦人已到面前，是小船上人送進來的。看時卻不是辛娘，倒是李十三的老婆。宋大中正要問他，那王氏一頭哭，一頭先告訴丈夫的沒天理，怎地把他也推落水。

宋大中聽了，又苦又惱。苦是苦自己父母死得慘傷；惱是惱那沒天理的不能立刻拿來，碎剮做萬段。

王氏又哭道：「方才救生船上說起，知道早上救得郎君在這裡。我因想那沒天理的，謀占娘子，我便情願自己獻與郎君為妻，出這口惡氣。因此就說郎君是我丈夫，要求郎君收留。」

宋大中鎖著眉頭道：「我心亂如麻，那裡還有心和人家兌換老婆。」王氏見他不允，越發哀哀的哭個不住。

陳仲文在旁聽了備細，拍手歡喜道：「報應得好。」便勸宋大中說：「他謀了你妻子，也送妻子來賠賞，這是天意，何不就收納了。」

宋大中年道：「晚生父母雙亡，初喪時節，怎麼娶起妻來。況晚生不共天日的大仇，還未曾報，晚生身子，不打料活在世上的。」

留他在身邊，又替不得晚生力，可不倒是一累麼。」

陳仲文還未回言，王氏卻就開口道：「依郎君說起來，當真你家辛娘在這裡，也道是初喪時節，又要報仇，打發他到別處去麼？」宋大中一時倒回答不出。

陳仲文便贊道：「這小娘子說話，好不伶俐。既是宋大哥居喪，不便娶妻，老夫替你且收養在這裡罷。」

宋大中方才應允，和王氏都謝了一聲。

當下，陳仲文又把宋家老夫妻殮了，又擇個日子，替宋大中安葬父母。那王氏在靈前，披麻帶孝，哭得喉破眼枯，就叫辛娘來，倒也不過是這般。

安葬已畢，宋大中買口尖刀，藏在身邊，又帶了些乾糧，要到揚州，去尋李十三報仇。

王氏阻擋道：「去不得，一向還未曾告郎君曉得。那沒天理的和我都是南京人，他說住揚州是假的，他對我誇口道：江湖上那些謀財害命歹人，七八是他黨羽。郎君你單身前去，那裡敵得過他的耳目多，不要大仇未曾報得，倒把自家性命送了。我勸郎君且在這裡耽擱，等他惡貫滿盈，自受天誅地滅，可不是好。」

宋大中搖著頭道：「那裡等他自死起來，也叫什麼報仇呢。」口裡是這般說，卻也因江湖上都是奸黨的話，怕事體不成，枉送性命，倒絕了報仇的根，心中好生猶豫。吃也不要吃，睡也不要睡，日夜皺著眉頭歎氣。

陳仲文也寬解道：「不必性急，慢慢地生出個萬全計策來，去報那仇便了。」宋大中只是委決不下。

看書的看得到這裡，必竟道：「宋大中和陳仲文怎沒一些見識，既然曉得了李十三的確住居，只消衙門裡一紙狀詞，便差捕役去捉來正了法，何必只管想自己去報仇，又要生出什麼萬全計策來？可不都是隔壁的，倒還要批評我做書的，把宋大中、陳仲文說成兩個呆子！」

卻不曉得明末時節，何嘗打得官司的，遞一紙狀，官吏先要到手濃些，方出簽去拿人。不要說是拿不著，就拿著了，捕役到手那邊些銀子，只說逃走了，不捉到官。就是捉到官，官府又盡是愛錢的，到手了些，便極真極重的罪，也會開豁，倒叫那邊做了準備，連私下也難報仇。可不是求工反拙了麼。因此陳、宋兩人再想不到那著棋子。

當下宋大中十分愁悶，王氏也出不出主見。真個是宋大中說的，替他力不來。

過了幾日，卻聽得外邊沸沸揚揚傳動，說一個南京人，害了人家一門，謀得個婦人到家，卻被那婦人灌醉來殺了，又連歹人的母親都殺死，自己便投湖殞命。眾人敬他節烈，與他收殮，殯葬得十分體面。又有人傳來，那婦人的姓名籍貫都有，卻正是辛娘。又有人傳誦那放在桌上的幾行書，越發無異是辛娘。

宋大中聽了，喜得大仇已報，雪了那無窮的恨；卻又想了辛娘的死，心中悲傷。便對王氏道：「和你同在這裡多時，幸是未曾成親。今我妻子替我報了大仇，又守節投湖，這般貞烈，我何忍負他而再娶妻。」說罷，淚珠像雨一般滾下來。

王氏道：「雖是這般，郎君只要心裡不忘記史氏娘子便了，何必說到再娶，就是負他起來。」

宋大中道：「我若再娶，實在心裡打不過。明日我就要削了頭髮，去做和尚。你正還青年，可另從人去罷。」

王氏見說，泣下道：「郎君已收留了我，如何卻又拋棄起來。」

宋大中道：「我還未和你成親，就是負你，也比不得負我辛娘。況我又不是拋撇了你，另去娶妻，是自己怨命，要去出家。你便跟著我也有甚趣味。」

王氏見宋大中只是要拋他，想著自家命薄，不覺苦苦切切哭起來。陳仲文聽見，走過來問知原由，便對宋大中年道：「宋大哥我想史氏夫人節烈死了，原難怪你不忍再娶。但是古人說的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老夫雖不是讀書人，卻也曉得這兩句。難道來大哥倒想不到，怎麼說得出家做和尚起來。」

宋大中只是拭那眼淚，不肯應承。王氏在旁接口道：「既是郎君不肯負史氏娘子再娶時，我情願與郎君做婢妾，奉事終身。只不好再去認他人做丈夫。」

陳仲文聽說，不等宋大中回言，便襯上去道：「小娘子這句話，竟已到十二分。宋大哥不得不依了。」

又勸王氏道：「小娘子不必心焦，總在老夫身上，決不令宋大哥把你離異便了。」當下各人走散。

又過兩日，有個原任副將，姓元，是銅山縣人，與陳仲文家有些世宜，少年落魄時，也曾蒙陳仲文周濟，因此十分見好。當下了憂起復，補了河南一個缺，來陳仲文家辭行。陳仲文請他吃酒。

那副將是個大酌，乾盅不醉的。陳仲文卻酒量本平常，又在些年紀，那裡陪得過，因宋大中也是個海量，便央他陪客。

元副將見宋大中恰好河南人，問他中州風土人情，一一回答得明白，已自歡喜。吃起酒來，卻又是棋逢敵手，對壘得來，越發愛他。

俗語說的：「酒逢知己千杯少。」那曾見兩個知己碰著了，定吃得許多酒。卻不曉得這知己，只是對手酒量。你也不肯讓，我也不肯歇，一萬杯也吃了，千杯怎不道少。從來會吃酒人，遇見量好的，另有一種親熱，就是這意思。

元副將和宋大中飲得投機，便問陳仲文：「這位位宅上何人？」

陳仲文備述他避亂南遷，又遭奸人謀害，流落此間緣故。

當日酒散，元副將扯陳仲文去說道：「小弟此去河南，正少個幕友。既是宋生在此間，沒甚職掌，不曉得他可能同我去麼？」

陳仲文正怕宋大中果然要做和尚，卻辜負了王氏一片真誠，要想個法兒來絆住他身子。聽了元副將的說話道：「等我去問他看。」

便招來大中年，把元副將意思說了。又道：「我想，令尊令堂死得慘傷，只生下宋大哥你一人，必須爭得一口氣才好。如今同元副將去，倘和副將投機，他肯提拔時，倒可博個異路功名，誥封父母。不曉得宋大哥你意下如何。」

宋大中連日來想了辛娘，只思量出家做和尚，全他義夫的志。那功名二字，已看得冰也似冷的了。卻因陳仲文，把替父母爭氣的大帽子，當頭一罩，有些推托不得，便道：「蒙老丈這般關愛，晚生就同元公去便了。」

陳仲文大喜，去知會了元副將，當夜留副將在家下榻。次日就請宋大中一同就道。

宋大中謝了陳仲文諸般盛情，又道：「晚生今日一別，不知何時再會。有一句話，要對老丈說。晚生仔細想來，終不忍再近女色。王家女子在此，也非了局。仍望老丈與他另覓良姻為是。」

陳仲文和宋大中盤桓了幾時，知道他有些執性的，便隨口答道：「你既立志要做義夫，我也只得勸他改嫁了。」又笑道：「宋大哥，你只不要做了和尚回來見我，老夫卻要罵你不孝的。」宋大中不覺也笑起來。

陳仲文送了元、宋二人出門，回去試王氏道：「宋郎臨行，又囑我勸你改嫁，你意下如何？」

王氏垂下淚來道：「妾向日錯嫁歹人，一言不合，即推落水，因此便與他恩斷義絕。昨蒙老丈作合，許身宋郎，雖然他又娶離婚，是他不負前妻的義氣，並不是怪妾什麼來，妾卻越發敬重他。只守著他前日應承娶我的那句話，倘宋郎不肯再娶，妾也斷不再嫁的。」

陳仲文聽了，點頭道：「說得是，有志氣。在老夫身上，總要弄他來娶你，不辜負你的意思便了。」不表王氏只是陳仲文收養在家。

且說宋大中，隨了元副將到任。光陰倏忽，不覺有兩足年。宋大中先前在家，服食起居，有辛娘照料，十分適意。自從遭了那一變，還有誰看管他。

況現今在河南，又比不得淮安，連年流賊吵鬧，弄得地方上十分蕭條，一些東西也買辦不出，清苦異常。

卻還喜得陳仲文那裡，時常遣人寄物事來，都是知心著意的東西。雖不十分值錢，也虧他體貼得週到。宋大中心中感激，寫信去謝，卻再沒得回字來。

一日，又報流賊殺來。元副將和宋大中商量，設幾支伏兵，把賊人殺得大敗。賊人氣憤，又起了大隊人馬，要來復仇。探子得信，即便報來。

宋大中預料賊兵到來紮營地方，勸元副將埋地雷打他軍。元副將聽了。流賊果然屯兵在那裡，被官軍燒著總藥線，地底下飛起火炮，把賊人打死無數。元副將又乘亂裡統兵掩殺，把賊人殺得片甲無存。元副將大獲全勝。

朝廷曉得，就升他做總兵。元總兵又舉薦宋大中功勞，有旨特授游擊，竟做了三品武官。

宋大中見那些流賊，今日殺了一萬，明日到又多了二萬，色勢不好；更兼立得功時，大家都要忌刻，甚是沒趣。便告個病，不做了那官，回到淮安來。

陳仲文接著，敘了些契闊之情，宋大中便謝他連次寄那些東西。陳仲文只是笑。宋大中又去上了父母的墳，仍回到陳仲文家。

那時他父母的服已滿了，陳仲文便與他商量，和王氏成親。宋大中吃驚道：「他還沒有嫁人麼？」

陳仲文道：「宋大哥，你好不識人。他雖係再醮婦人，卻不是不烈性的。自從你去後，我幾次勸他另嫁，他只是不依，准准的與今尊令堂穿了三年孝服。就是往常寄你物件，也都是他的，老夫卻那裡這般用心。你須去謝他哩。」

宋大中聽說，也有些憐惜意思。卻又想了辛娘，不忍再婚。

陳仲文見他那光景，便又道：「宋大哥不必遲疑，你想結髮的貞節，這小娘子在你面上，也算得貞節。你要不負結髮，便負了他。你若不負他，卻倒不算就負結髮。成了親罷。」

宋大中尚還躊躇，陳仲文又道：「你要做義夫，先前就不該應許我收留他。如今他十分用情於你，你卻拋撇他，這就不義了。那裡有義夫只義得一頭的。」

宋大中被說不過，只得勉強應承。陳仲文便收拾間房，揀個日與他兩人配合。宋大中到房中，只是涕泣，不上牀。王氏倒也不怪他，另與他側首開了個睡場，日間小心代侍著他。

宋大中也十分憐憫，對王氏自恨道：「我怎麼不能把身子分做兩個，一個守著辛娘，一個周全你。」王氏忍著笑，不開口。

成親五六日，宋大中便叫了船，同王氏南京去祭拜辛娘墳墓。

列位，你道宋大中先前在淮安，聞了妻子死節的信，原何不就去哭奠一番？只因那時在陳仲文家，腰無半文。承陳仲文留他在家，又代他殯葬父母，怎好再要盤費往南京。況且辛娘已死，不比得是父母之仇，討飯也要去走遭的。因此竟未曾去。這番授了個武職，雖未尋得大塊銀子，卻也略有些兒，便要了起這願心來。

當日下了船，不多幾天，已抵南京，泊在城外。宋大中自騎了馬，一乘轎子抬了王氏，同到鈔庫街來，訪問辛娘墓在那裡。

那些人答稱：「在鍾山腳下，已被人家發掘，屍首都不知去向。」

宋大中聽說，淚如雨下。那些人曉得是宋大中，便有幾個領他到鍾山下去看。

宋大中和王氏到那邊，果然只剩所空墳，一具空棺木在側邊，日曬夜露得也塌了。宋大中和到這時節，放聲一哭，登時暈倒。

王氏連忙和跟隨的扶住，叫喚了醒來。宋大中只得叫將祭品放在空墳前，哭奠了一番，又叫人把塌棺木也收拾在墳裡了，方才轉身回到船中，取路要歸淮安。一路只是鬱鬱不樂。

那船行到揚子江頭，正要收江北港口，回頭望南岸時，見金山矗立在大江面上，十分秀異。宋大中和不覺贊歎道：「好景致。」

王氏正要與他排悶，便道：「我們難得到這裡，何不金山去遊玩一回。」

有兩個新買了丫鬟，是鎮江人，便和一聲道：「山上果然好景致哩。」

宋大中便吩咐船家去金山。船家打轉舵來，正遇著順風，不多時，金山已在面前。

宋大中正立在船頭上看，忽見一隻小船，在自己船前掠過。船艙內坐下兩個婦人，一個年少的，宛然是辛娘。心中奇怪。

那年少的見了宋大中，連忙在窗裡探出頭來認。這種神情越像，卻還不好便去叫他。那小船如飛般快，早去有一丈來遠。宋大中匆忙裡忽然想著和他在家做那一聯對句，便似唱大江東去的一般，高聲吟道：

男兒志節惟思義

只聽見那婦人也高聲應道：

女子功名只守貞

當下宋大中又驚又喜，恨不得就從水面上跳了過去。忙叫船家轉舵，恰好那小船也回轉來，兩船相近，仔細一看，何嘗有錯！丫頭扶辛娘過船來，大中和他抱頭大哭。

辛娘道：「郎君一向何處？只道已死，不料又得相逢。」

宋大中便把小船搭救，寄居淮安，久聞死節，特到南京掃墓回來的話，略述幾句。就問辛娘：「緣何卻得再生？」

原來，辛娘那夜死了，魂卻不散，猶如睡著一般。忽一日，像有人在半空中呼他姓名道：「你不該死，有人放你還陽了。」

辛娘一似夢醒，把手四面去摸，方曉得死了，在棺材裡。有幾個惡少，見他係眾人厚葬，釵環等項，頗值些錢，那夜賭輸了，沒處生發，便乘天黑，去掘開了墳，撬起棺蓋，正要拾取金銀，卻見辛娘的腳動起來，眾人大驚。

辛娘預先聽見眾人猜他棺內東西，有的道：「不知可值二百兩銀子？」有的道：「不知可夠我們一月賭？」

知道是劫墳的，怕他們要害自己，便先開口道：「幸得你們到來，使我再見天日。我的首飾，都送你們買果子吃。有什麼女庵，可賣我去做尼姑，還可得些銀子。我倒越發感激你們。」

眾人都跪下道：「娘子是貞烈神人，小人們只因窮了，幹這沒天理的事，但求娘子不漏泄就夠了，怎還敢賣去做起尼姑來。」

辛娘道：「這是我自己情願，何妨呢？」

有一個道：「小人前在鎮江城內，做些小經紀，曉得那邊有個章夫人，丈夫死了，沒有兒女，極是好善。若將娘子送去，定肯收留。可不勝似做尼姑麼？」

辛娘聞說大喜，自己拔下簪珥，盡數付與眾人。眾人倒都不敢受。辛娘定要他們受，方才拜受了。一個就去尋頂轎子，抬送辛娘到鎮江。

那章夫人有六十來歲，丈夫曾任知府，死後並無子女。見了辛娘，十分欣喜。辛娘只說同丈夫被兵南遷，丈夫失腳落水淹死了，自己沒有去處，求收留做使女。

章夫人問知是好出身，那裡依他，竟認做了女兒。那日母女兩個正游了金山回去，卻不料夫婦重圓起來。

辛娘對宋大中細細述說一番。當下王氏行婢妾禮拜見辛娘。辛娘見了王氏，驚問緣何在此。

宋大中方才把在陳仲文家的事，及同元副將到河南，提拔做官，回來成親的話，細細重敘一遍。

辛娘對王氏道：「感蒙代葬公婆，我還該謝你，怎行起這禮來。」當下兩人敘齒，辛娘長王氏一歲，認作姊妹。並拜了四拜。宋大中又過船去拜見那章老夫人。章夫人心中甚喜，請宋大中和王氏都到他家盤桓。

章夫人聞宋大中和在淮安，還只是寄居，便將自己西首一所房子，送與他們。又備下好些衣服首飾送過去，做辛娘奩贈。

宋大中和到那西首屋裡，第一夜先在辛娘房中，與他敘了些舊。辛娘才曉得丈夫和王氏雖號成親，還只是乾夫妻，便連夜要送他那邊去。卻是宋大中不聽。

第二夜辛娘先把自己房門閉了，宋大中只得來到王氏房中，笑對王氏道：「我和你成親多時，沒一些夫妻情分。你可怨我

麼？」

王氏也笑道：「郎君便今夜再不過來，妾也不敢怨。」

宋大中道：「卻也難得你們兩個，都是這般賢慧。」便將昨夜辛娘要送自己過來，並今夜先閉了房門，對王氏說。王氏十分感激。

次日天明，宋大中到辛娘房中。辛娘笑問道：「昨夜可有雨露到那裡麼？」宋大中也笑道：「怎敢不體貼美意。」辛娘又笑道：「若非江中相遇時，不曉得你們乾夫乾妻到幾時哩。」宋大中也笑。

從此他一夜一處，往來兩邊房裡。

過了幾日，辛娘要想去拜公婆墳墓。宋大中和王氏，也正怕陳仲文不見回去，在那裡心焦，便別了章夫人，同下船往淮安。

開了船，王氏忽地笑起來。辛娘問道：「妹子，你有甚好笑？」王氏道：「妹子好笑前日，因郎君贊金山景致，特地剪江過來。不料得見姊姊，大家歡歡喜喜，這山可不真個是撮合山麼。」

宋大中和辛娘見說也笑。宋大中道：「全仗有他作合。卻為了遊山到來，仍舊不曾去游，山神難道不怪我薄情麼。」

便吩咐船上，要去遊山。游了金山，回到船中不一日，已抵淮安。宋大中領了雙妻，去見陳仲文。

陳仲文聞知夫婦重圓的奇事，不住歎異。又聽得說章夫人認做女婿，贈他們房子，怕宋大中此後難得到淮安來相敘，便也把一所房子，贈與宋大中。

宋大中感他美意，不好卻怪，遂令王氏認陳仲文為父。

陳仲文大喜道：「老夫久有此心，只是不好自己說得。」

原來陳仲文的兒子還只十一歲，思量認個女兒在身邊，庶幾老景不寂寞。見王氏做人和順，原十分著意。又聞章夫人怎地認親，怎地送妝奩，他性情原有些好勝的，就是宋大中和王氏沒那意思。他也要自己買這爺來做了。

當下宋大中、王氏，用女兒、女婿禮拜見陳仲文和他妻子胡氏，陳仲文也便備下一副絕盛的妝奩，送到那所房子裡去。

辛娘拜過了翁姑墳墓，耽擱幾日，要回鎮江，事奉章夫人。

陳仲文見辛娘出格的美麗，怕路上往來，又要生出事故，勸宋大中留辛娘常住鎮江，令王氏永居淮上。

宋大中依言，從此他有兩個住居，自己來去其間。一年裡頭，要走好幾回。

一日從淮安到鎮江，在揚州城外泊船，見隔壁那只船，竟就是前年在徐州僱的舵公、水手，不曾更換一個。便悄悄地去報了官，遣人來捉，一個也沒有走脫，都拿去問成死罪。

看官，先前說不好打官司，如今卻又怎麼講？只因宋大中現在也是個職官，官吏就不好怠慢。況又是他自己撞見了奸黨，只要做公的去捉，再沒本事做什麼手腳了。

宋大中到鎮江，把這事說與辛娘聽，大家稱快。後來宋大中死在鎮江，和辛娘同葬。王氏葬在宋老夫妻墓側。辛娘生兩個兒子，王氏生四個兒子，竟做了南北兩支。有好事的，成詩一首道：

狹路逢奸幾喪妻，誰知反占別人姬。

冤仇雖復終遺恨，從此高堂沒見期。